

卷五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82100

科3017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草木百年新雨露

開復見天

亂離間

我輩堪欽

偽與真赤心當

是地煞威名逢

命閑閑水滸全

塞滄冥可托六尺孤能

義禮智天成浩然沛乎

詞曰人真陰陽二氣仁

金陵、興賢堂梓行

東原 羅貫中編輯

忠義水滸傳一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斬黃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第一回

付笑談中

以詞起
以詞結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詞曰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忠義水滸傳



双紅堂
小説
134(3)

科3017



逕到五岳樓看時見幾個
木壁在欄杆上在欄杆樓
上個後生把娘子攔
住且上樓去和你說
話娘子紅了臉曰清平世
界是何道理把良家子女
調戲林冲赶到跟前喝曰
調戲良家婦女當得何罪
却要下拳打時認得是高
衙內那高衙內是太尉螟
蛉之子高俅不曾有子過
房叔伯弟兄高三郎兒子
為子高俅愛惜他那厮在

冲天怒氣高千丈
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支分解
第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貫詔

弒一君復立一君為所立者未有不疑其弒我
亦如前之君也弒一父復歸一父為所歸者未
有不疑其弒我亦如前之父也乃獻帝與董卓
而董卓不長呂布不惟不長之又復恃之業已
恃之又固結之而反怨怒之豈恨之及其將
殺已又復望其援已而呼之嗚呼董卓真蠢人
哉

仆地肥軀做一堆

東京尊一淫汚人家婦女人怕他權勢都叫他做花
花大歲當時林冲見是高
衙內方住了手那些閑漢
一齊來勸曰衙內不知是
你娘子冲撞休怪林冲怒
氣未消一雙眼睛看着高
衙內象漢勸衙內出廟上
馬去了林冲引妻子并錦
兒行出廊下魯智深提了
鐵杖引着破落户搶入廟
中

王允勸呂布殺董卓一段文字一急一緩一起
一落一反一正一縱一收比李肅勸殺了建陽
更是淋漓痛快今人俱以蔡邕與卓為非論固
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為知己
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為桀紂在此
人則堯舜也董卓誠為邕之知己與而報之殺
而殉之不為過也猶勝今之勢盛則借其餘潤
勢衰則掉臂去之甚至為操戈為下石無所不
至者畢竟蔡為君子而此輩則真小人也
呂布去後貂蟬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敗者退
神龍見首不見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問
他下落則范大夫泛湖之後又誰知西子踪跡

日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
衙內不認得荆婦本待要
痛打那厮看本官面上智
深曰你却怕他本官太尉
洒家怕他甚麼俺若撞見
他教他吃我一百禪杖去
林冲見智深醉了便曰師
兄說得是智深曰但有事
時來喚洒家幫助言罷各
別回歸高衙內回到府中
納悶門下有一個心腹喚
做乾鳥頭實理會得高
衙內心事近前曰衙內近

乎
張柬之不殺武三思而被害惡黨固不可赦遺
孽固不可留也但李傑郭汜擁兵手外當散其
眾而徐圖之不當求之太急以至生變耳故東
之之病病在緩王允之病病在急
却說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當下李儒扶起董
卓至書院中坐定直曰汝何為來此儒曰儒適至府
門知太師怒八後園尋問呂布因急走來正遇呂布
奔走云太師殺我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撞恩
相死罪死罪 李儒此來只在李儒口中敘明省筆之甚 卓曰耐耐逆賊戲
吾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莊王絕纒之
會不究戲愛姬之孽後為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

曰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救今貂蟬不過一女子而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然有件不悅之事衙內曰你猜我何事心中不樂富安笑曰衙內是思想那兩

師太師請自三思李儒幾破連環計是我當思之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即蟬泣曰妾在後園看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趕妾至鳳儀亭妾見其心不良恐為所逼欲投荷池自盡却被這賊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此巧言動愛者每為所惑董卓曰我今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貂蟬大驚哭曰驚是真驚妾身已畢貴人今忽欲下賜家奴妾豈死不辱遂與壁間寶劍欲自刎亦以死動之放刀每以要死恐嚇其卓慌奪劍擁抱曰吾戲汝夫是學貂蟬而誤者

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見調弄他不由他不肯衙內曰好計策即喚陸謙來分付了陸謙也沒奈何只要奉承公子却顧不得朋友那林冲連日悶悶懶上街去只見陸謙來到叫曰何故連日不見兄長林冲曰心中懷悶不曾出去陸謙曰我同兄長去吃兩杯解悶林冲遂同陸謙出門叫妻子曰我和陸兄他家去

字如聞貂蟬倒於卓懷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計却不顧借太師體面與我妾性命妾當生啞其肉說破李儒尤妙不特卓曰吾安忍捨汝即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曰吾明且和你歸鄆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方收淚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傳我意以好言慰之此處又用一頓是隱李儒一半言儒曰太師不可也語不然卓戰之後安得虎頭蛇尾儒曰太師不可為婦人所惑直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否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雙股劍青龍刀丈八蛇矛俱不及

吃兩盃娘子白官人少飲

後人讀書至此有詩嘆之曰

卓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

不用干戈不用兵

來陸謙曰我和兄長去樊

三戰虎牢徒費力 凱歌却奏鳳儀亭

樓上吃兩盃兩個上到樊

軍卓即日下令遷廊塢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

樓坐下叫酒保取酒來兩

見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

個敘說閑話林冲吃了六

哭之狀假哭車已去遠布緩纏於七崗之上眼望車

九杯酒起身下樓投東巷

塵嘆惜痛恨恨是忽聞背後一人問曰温侯何不從

內淨手只見錦兒叫曰官

大帥去乃在此遙望而發嘆謂得布視之乃司徒王

人等得我好苦官人和陸

允也相見畢允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故

盧侯出來不半個時辰只

久未得與將軍一見補筆周今日太師駕歸廊塢只

見一個漢子忙奔來家裡

得扶病出迎却喜得暗將軍請問將軍為何在此長

對娘子說教頭和陸謙吃

酒只見教頭一口氣出便

跌倒了教娘子快去看視

耶唯不然王允敢有不知之理 布曰老賊自寵幸久

娘子就忙在隔壁王婆看

矣允伴大驚曰不信有此事布將前事一一告允允

了家我和娘子跟那漢子

仰面跌足半晌不語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師作此禽

直到太尉府前一個人家

獸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布隨允歸允延

樓上桌子擺着酒食不見

八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細述一

官人只見前日在岳廟裡

遍允曰太師淫吾之女為將軍之妻誠為天下恥笑

囉哩的後生出來曰娘子

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妙然允老邁無能之輩

少坐你丈夫來也我忙下

不足為道可惜將軍蓋世英雄亦受此汚辱也又一

樓時只聽得娘子叫苦因

惡妙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

此我到處尋官人不見撞

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

着真藥的張先生說官人

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不用順口布曰大丈夫

在樊樓上吃酒絕尋到此

官人可快去林冲吃了一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允曰以將軍之才

驚知是陸謙來，趕急跑到陸謙家樓上，只聽得娘子叫曰：清平世界，如何將良人妻小關在這里？高衙內叫曰：娘子可恨，見便是鐵石人也，叫得回轉林冲，喝曰：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天大雷聲，急急開了衙內大驚，便開窗門，跳牆走了林冲，上樓不見高衙內，問妻子曰：不曾被他點污，娘子曰：不曾，林冲把陸謙家打得粉碎，領了娘子，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此處王允却布曰：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後人議論。此處呂布却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攪之申文以與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筆，遺臭萬年。數語二却家門私怨告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禍，當其奮怒，反掩口以止之，及其遲疑，則止言。曲折五允以動之符，其應允又反言以決之，九用三番，信是姓人。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為誓。允跪謝曰：漢祀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泄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伏布慨諾而去。允即請僕射孫瑞司諫，尉黃

回家拿了一把解腕尖刀，跪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郿塢請卓議事。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瑞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呂布共議。布曰：昔日勸吾殺了建陽，亦此人也。照應前文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公說布使殺了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尊意若何？肅曰：吾亦欲除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也。肅豈敢有二心。慣會殺父者呂布也，慣逐折箭為誓允也。勸人殺父者李肅也。

探得師兄既蒙下顧且和
師兄上座飲酒把這件事
都放開了且說高衙內自
那日樓上脫走不敢對太
尉說知因此在府內臥病
陸謙和富安來看衙內見
形容憔悴問曰衙內何故
如此精神消滅公子曰我
為林冲妻子兩次不能得
勾又吃他一驚這病越添
重了二人曰衙內且寬心
都在我兩人身上正說間
府裡老都管也來看病問

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顯官正應黃卓不遷且官
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鄆場人報天子有詔肅教
喚入天子有詔坐而受之目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
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議將
禪位于太師故有此詔中心藏之久矣此語卓曰王
允之意若何卓賊胸中只碍一王允肅曰王司徒已
命人築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受禪臺故事却在從
筆有此處之虛卓大喜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果
乃有後天之福龍罩身者帝治其罪時哉不可失便命心
得此喜信龍罩身者帝治其罪時哉不可失便命心
腹將李權郭汜張濟與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鄆
場自已即口排駕回京肅謂李肅曰吾為帝汝當為
執金吾又許一箇肅拜謝稱臣卓入辭其母母時年

了衙內病根出來富安接
着都管議曰若要衙內病
好除是稟告太尉得知害
了林冲得他妻子這病便
好不然衙內休矣都管曰
便稟知太尉無妨都管來
見太尉稟告公子不害別
的病都管林冲妻子相思
病太尉曰公子幾時見了
他都管將前事細說一遍
太尉曰我有計較喚陸謙
富安入後堂分付如此如
此明日便行都說林冲和

九十餘矣此嫗老而不死以待典問曰吾兒何往卓
曰兒將往受漢禪母親早晚為太后也又許一母曰
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卓曰將為國母豈不預
有驚報國母要做只遂辭母而行臨行謂貂蟬曰吾
為天子當立汝為貴妃又許一貂蟬已明知就裏假
作歡喜拜謝鳳儀亭載功將卓出塢上車前遮後擁
望長安來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車忽折一輪卓下
車乘馬又行不到十里那馬咆哮嘶喊掣斷纏頭卓
問肅曰車折輪馬斷纏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詔
漢禪棄舊換新將乘玉轡金鞍之兆也前則其母疑
卓喜而信其言次日
卓解得勉強李肅解得敏捷卓喜而信其言次日
正行間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

智深行到關武坊口只見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
個大漢拿着一口寶刀說又喜而不疑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
道屈沉了我這寶刀無有識者林冲聽得看了刀曰
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
索錢三千貫林冲曰一千
貫當時我便買那漢曰賣
要一千五百貫林冲曰只
是一千貫那漢嘆口氣曰
金子做生鐵賣罷了林冲
曰跟我來取錢與你林冲
別了智深自引賣刀的回
家裨取錢與他就問那漢
呼將士驅去卓進朝議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
是曰布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乃心恙之人也
妙次日使員董卓擺列儀從入朝忽見一道人青
袍白巾手執長竿上縛布一丈兩頭各書一口字明
呼將士驅去卓進朝議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

曰你這刀那里得來那漢
曰小人祖上留下的因爲
家貧故將來賣那漢子拿
錢去了林冲將刀看了一
端的好口寶刀次日兩個
承局來叫林冲言太尉鈞
旨說你買了一口寶刀教
你將去比看林冲想曰就
是那個去報知了林冲拿
了刀隨承局來到府前林
冲立柱了脚承局曰太尉
在裡面教頭進來又進了
兩三重門到裡面看時都
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在門外獨
有御車二十餘人同人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
立於殿門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不應到此便不
消解說矣
推車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
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裏甲不入傷臂墮車大
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
賊以前斗過無數父親此處
忽換一賊守可發一笑一戟直透咽喉呂布孝
刀孝董卓以戟或刀或戟
此以用力用芳各盡于道李肅早割頭在手呂布左
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其
餘不問將吏皆呼萬歲後人有詩嘆董卓曰
伯業成時爲帝王 不成且作富家郎
誰知天意無私曲 鄒烏方成已滅亡

是緣欄杆承局曰教頭在却說當下呂布大呼曰助卓為虐者皆李儒也誰可
 此少待我入去與太尉林擒之李肅應聲願往忽聽朝門外有人報李儒家
 冲心疑按頭入簾看時見牌額上有四個青字白虎
 節堂林冲猛省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
 輒入急待回身只聽得鞋聲呵林冲看時却是本官
 高太尉林冲執刀跪下太尉喝曰林冲又無呼喚安
 敢擅入白虎節堂你手裡拿刀莫非來刺殺本官麼林冲稟曰蒙恩相使兩個
 號令收藉場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刻制民脂膏而今安在哉報王允允乃大犒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眾官酌酒稱慶正飲宴間忽有人報曰董卓暴尸於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誅士民莫不稱賀此何人獨敢哭耶遂喚武士與君掄來須臾擒至眾官見之無不驚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侍中蔡邕也蔡邕之哭董卓亦如操布之哭彭越允叱曰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人幸汝亦漢臣乃不為國慶反為賊哭何也邕伏罪曰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為之一哭自知罪大願公見原倘得野首刑足使續成漢史以贖其辜邕之幸也若使邕成漢史

承局恰纔呼喚林冲將刀來其值太尉喝曰前說左右與我拿下兩份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拿下太尉曰手執劍刃擅入節堂欲殺本官教左右拿下要斬林冲大喊冤屈太尉曰且把刀封了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勸開明白處決府幹將林冲押去開封府將太尉言語對府尹說了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問曰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

漢書卷之五

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擅入節堂這該死的
當尊范哩陳壽之庸家官惜昌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馬日磾亦
罪林冲告曰恩相明鏡念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
本是全孝不在忠今琵琶曲本林冲雖是愚陋頗知法度
如何敢擅入節堂為國前廿八日小人的妻子去岳
廟還香愿正迎着高太尉的公子把小人的妻子調
戲被小人喝散次後又使陸謙賺小人吃酒却使高
安來騙小人的妻子到陸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
趕去兩次雖不成
當尊范哩陳壽之庸家官惜昌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馬日磾亦
罪林冲告曰恩相明鏡念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
本是全孝不在忠今琵琶曲本林冲雖是愚陋頗知法度
如何敢擅入節堂為國前廿八日小人的妻子去岳
廟還香愿正迎着高太尉的公子把小人的妻子調
戲被小人喝散次後又使陸謙賺小人吃酒却使高
安來騙小人的妻子到陸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
趕去兩次雖不成

人誣林冲自買這刀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喚小人
將刀去比看因此小人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
進裡去不想太尉設計陷害林冲望乞恩相作主府
尹聽了林冲口詞與了府幹回文把林冲監下有個
孔目孫定為八十分好善人都叫做孫佛兒他明知
這件事在府尹前稟曰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
全他府尹曰高太尉批仰

董車專權肆不仁 侍中何自竟亡身
當時諸葛隆中臥 安肯輕身事亂臣
且說李傕郭汜張濟挾持逃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
表求救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
天下獨不赦此四人先赦其罪使散其兵而後圖使
者回報李傕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士賈
詡曰諸軍若棄軍軍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不然誘
集陝人并木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讐專濟奉
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只賈詡一言便
土兵端起十說催等然其說遂流言于西涼州曰王
允將欲洗蕩此方之人矣眾皆驚惶乃復揚言曰走
死無益能從我反乎眾皆願從於是聚眾十餘萬分

定要問他手執利刀故入
節堂恁周全得他孫定日
看林冲口詞寔無罪的人
只是不曾拿得兩個承局
只得問林冲不合腰懸利
刀候人節堂合杖一百刺
配遠惡軍州勝府尹去太
尉前稟說林冲口詞高俅
情知理短只得准了府尹
回來把林冲斷一百杖刺
了面頰配滄州牢城上了
一面之筋鐵葉護身枷差
董超薛霸一人領了公文

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塔中即將牛輔引
軍五千人欲去與文人報讐卓有一婿李儒伏李催
便與合兵使為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
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
也遂引李肅將兵出敵肅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遇
大殺一陣牛輔抵敵不過敗陣而去不想是夜二更
牛輔乘李肅不備竟來劫寨肅軍亂竄敗走三十餘
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汝何挫吾銳氣遂
斬李肅懸頭軍門慣勸人殺父之報不用別人殺之
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
仍復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
呂布驍勇萬不能敵不如瞞了李催等四人暗藏金

押送林冲出開封府家鄰
會與林冲的丈人張教頭
同到州橋下酒店中坐定
張教頭取銀賞發公人訖
林冲對丈人曰我時乖運
蹇吃這場屈官司自蒙泰
山錯愛將今愛嫁事小人
已經三載雖不曾生兒女
並無半點相爭今小人配
去滄州生死未保娘子在
家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
親事况他青春年少休為
林冲耽誤前程小人今日

珠與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賊徒身亦正甚胡赤兒
應允是夜收拾金珠棄管而走隨行者三四人將渡
一河赤兒欲謀取金珠竟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
一派布問起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
金寶布怒即將赤兒誅殺胡赤兒之殺牛輔亦如呂
自知領軍前進正迎著李催軍馬呂布不等他列陣
便挺戟躍馬衝軍直衝過來催兵不能抵擋退走五
十餘里依山下寨請郭汜張濟樊稠共議曰呂布雖
勇然而無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
賊殺郭將軍可領軍抄擊其後效彭越燒楚之法鳴
金進兵灌鼓收兵張樊二公却分兵兩路徑取長安
彼首尾不能救應必然大敗賈固能謀眾用其計

就在此明白立紙休書在
從敗嫁並無爭執張教頭
自你是天年不齊道了橫
事今且權去滄州避難天
可憐見早晚放你回來依
誓表妻相會老漢明日便
取女兒并錦兒回家去奉
贖你休憂心林冲曰若不
仗允之時我便得命回家
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
曰說然如此惟用你寫下
我只不巴女兒再嫁個了
遂教酒保計紙筆與林冲

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兵搦戰布忿怒衝殺
過去催退走上山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
郭汜在陣後殺來布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汜軍已
退布方欲收軍鑼聲響處催軍又來未及對敵背後
郭汜又領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却又搗鼓收軍去
了鎗到金鼓以亂之激得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
幾日欲戰不得欲止不得正在腦怒忽然飛馬報來
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犯長安京城危急布急領
軍回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走折
了好些人馬昔日能搗十八路諸侯而今日不能勝
力已不如李郭張英四軍何也豈說得郭雖後勇
前日矣比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而集圍定城
池布軍與戰不利軍士畏呂布暴厲多有降賊者

寫云

東京八十萬禁軍放頭
林冲為因身犯重罪斷
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
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
此休書在從敗嫁並無
爭執委是自行首願亦
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
文約為照年月日
林冲寓 休書正欲付與
丈人女訖只見妻子和錦
兒包着一包衣服哭入酒
店林冲顧着曰我有句話

心甚憂歎曰之後董軍餘黨李蒙王方在城中為賊
內應偷開城門四路賊軍一齊慌入呂布左衛石突
攔擋不住引數百騎往青鎖門外呼王允曰憐急矣
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引圖良策王允若去是棄天
以危而已可逃其難于允決不為矣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吾
之愿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臨難苟免吾不為
也為我謝關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為念呂布再三相
勸王允只是不肯去王允是漢子不一時各門火燄連天
呂布只得棄却家小帶輕也引百餘騎飛奔出關投
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太常卿种拂太僕魯
廋大鴻臚周魚城門校尉霍烈越騎校尉王植皆死
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

已稟過蔡山了立此休書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約住軍士口呼萬歲獻帝倚
 在此萬望娘子休等我回樓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為李傕郭汜
 自行招嫁那娘子大哭曰我又不會有半點兒傍名如何把我休了林冲曰只
 恐誤了娘子青春張教頭曰我兒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把你再嫁
 便了那娘子曰他只慮我祕高衙內那厮逼騙故發此愿今我嫁人當下與錦
 兒將衣包付與林冲近前拜了四拜曰丈夫路上小心

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王允死之無益

王允在此好王李傕郭汜拔劍叱王允大呼曰王允在此王允董太師何罪而見殺王允曰董賊之罪彌天首陣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王
 惟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水意在王允

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明樓上跳下樓去王允跳樓勝于王允大呼曰王允在此王允李傕郭汜拔劍叱王允曰董太師何罪而見殺王允曰董賊之罪彌天首陣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王
 惟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水意在王允

心莫只為妾到有憂損道
 罷日和錦兒去了少頃只
 見錦兒走來報說娘子歸
 家目溢身死了張教頭與
 林冲聽罷放聲大哭昏絕
 在地眾鄰舍救醒張教頭
 曰女兒既為你死節省得
 你路上挂心林冲哭別丈
 人并鄰舍目和公人去了
 張教頭回家買棺木收殮
 女兒埋葬說且說兩個公
 人把林冲帶至使臣房監
 了各自回家收拾行李

不如隨呂布而去然不忍
 棄天子而走乃其忠也
 一賊手起把王允殺于楹
 下史官有詩讚曰。

王允運機籌 奸臣董卓休 心懷安國恨
 眉鎖廟堂憂 英氣連霄漢 忠心貫斗牛
 至今魂與魄 猶遠鳳凰樓

眾賊殺了王允一百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
 殺害士民無不下淚當下李傕郭汜等思曰既到這
 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便持劍大呼殺入內
 來正是

巨魁伏罪災方息 從賊縱橫禍又來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讐曹操與師

或問予曰天雷擊董卓於身後何不擊董卓於生前擊既死之元凶何不擊方興之從賊予應之曰天有天理亦有天數待其惡貫既盈而後假手於人以殺之是亦氣數使然蓋天理之天不能不聽於天數之天也

賈翊深溝高壘之謀卽李左車勸陳餘之策也陳餘不能用左車之言車固遇非其人李傕雖能用賈詡之言詡亦事非其主君子擇主而事可不慎哉

馬超如此英勇却怪虎牢關前並不見西涼兵

人正在家裡裝束包裹只見酒保來說有個官人在小人店裡教請二位大端公說話董超薛霸便與酒保逕來店中見一人頭帶一字巾身穿皂紗衫兒與董超薛霸作揖曰二位端公請坐一而教酒保擺下酒食那人袖裡取出十兩金子曰我延高太尉府中心腹人陸謙便是這林冲和太尉是封頭今奉鈞旨教將這金子送與二位教

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若開封府但有說話太尉自行理會二人遂收了金子登曰這个放心多是兩二程便有分曉陸謙喜曰明日

到地了時必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作証切不可擔誤酒罷三人各自分手且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

入已取了行李拿了水火棍取出林冲押上了路行了三十里到客店中歇下

將挺身一戰何也意者馬超此時而幼未隨父來又或馬騰見袁紹不能用人袁術不肯發糧故無戰心耶不然今日討李郭者馬騰異日受衣帶詔者亦馬騰既已烈烈於後豈得冥冥於前

曹操以荀彧爲吾之子房是隱然以高祖自待矣何至加九錫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文若不於此時疑之直至後日而始疑之惜哉見之不是也

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謙害曹嵩一家是無心曹操遷怒於陶謙猶可言也遷怒於徐州百姓則惡矣至復遷怒於昔日救命之陳宮

次日天明吃了早飯投滄州路上時當六月炎天林冲棒瘡却發脚走不動董超喝曰此去滄州三千里路這般樣行幾時到得林冲曰小人棒瘡發這般炎熱如何走得薛霸勸曰且寬慢些看看天色已晚三人投店林冲打開包袱取出銀子買酒肉請公人三人飲酒董超又添酒來灌醉林冲和枷倒在一邊

薛霸去燒一鍋滾水傾在脚盆內叫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挫起來帶枷屈身不得薛霸曰我替你洗林冲曰使不得薛霸曰出路人那里計較得許多林冲不知是計伸下脚來被薛霸拿住雙脚按在滾湯裡林冲叫声苦急縮得起來泡得脚面紅腫了薛霸曰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見公人伏侍罪人薛霸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半句自去倒在一邊

則尤惡矣惡人有言必踐言之則必行之前日殺呂家是寧可我負人今日欲報雠是不可人負我

却說李郭二賊欲弒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使殺之恐眾人不忍不如仍舊奉之為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一欲殺一不殺總是在寇算計與曹操不同李郭二人從其言按住兵器帝在樓上宣諭曰王允既誅軍馬何故不退李催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爵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李郭張樊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勒要如此官品今道受錄外日擬職銜以帝只得從之封李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郭汜為後將軍假

節鉞同秉朝政樊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密辰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為校尉然後謝恩只算自月自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體安葬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冠棺槨選擇吉日遷葬鄆塢臨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其棺屍首提出棺外曹操七十二疑冢天不一擊之而獨擊董卓之墓者蓋報其發掘陵寢之惡也李催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次改葬皆不能葬皮碎骨悉為雷火消滅前胸中置燈是人火今雷火消滅是天火天之怒卓可謂甚矣且說李催郭汜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密遣心腹侍帶左右觀其動靜獻帝此時舉動

荆棘朝廷官員並由二賊陞降因探人望特宣朱雋

到四更薛霸起來做飯林冲起來暈了吃飯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起火棍攔路河尋覓舊草鞋又不見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出了店門却是五更林冲走了不到三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走不動薛霸罵曰若不走使大棍打來林中曰脚疼走不動董超曰我扶你走來到一座猛惡林子公人帶林

八朝封為太僕同領朝政董卓召蔡邕李郭用一日朱壽正是一樣意思人報西涼太守馬騰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殺奔長安來聲言討賊原來二將先曾使人入長安結連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為內應共謀賊黨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為征西將軍韓遂為鎮西將軍各受密詔併力討賊此處計有太常詔前後一報當李傕郭汜張濟樊稠聞二軍將至一同商議禦敵之策謀士賈詡曰二軍遠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不過百日彼兵糧盡必將自退然後引兵追之二將可擒矣此即李左車勸陳餘之計李蒙上方出曰此非好計愿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麾下賈詡曰今若即戰必當敗績李蒙

冲奔入這林子裡來三個解下行李林冲也靠着大樹便倒了薛霸董超曰我們要睡一睡只怕你走林冲曰小人是個好漢既已到此決是不走董超曰那裏信得你要縛一縛林冲曰要縛便縛薛霸將索子把林冲連手帶脚綑綁在樹上兩個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們要結果你前日陸謙傳高太尉鈞旨教我兩個下手立

王方齊聲曰若吾二人敗情愿斬首若戰勝公亦當輸首級與我詔謂李傕郭汜曰長安西二百里懸崖山今西安府藍田縣其路險峻可使張樊兩將軍屯兵于此堅壁守之此似善者下一問待李蒙王方自引兵迎敵可着後來却是耍着李蒙王方自引兵迎敵可也李傕郭汜從其言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一百八十里下寨西涼兵到兩箇引軍迎去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指李蒙王方罵曰反國之賊詎去擒之言未絕只見一位少年將軍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手執長鎗坐騎駿馬從陣中飛出得鬚原來那將即馬騰之子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歲英勇無敵王方欺他年幼躍馬迎戰戰不到數合早

等金印回話林冲聽說淚被馬超一鎗刺于馬下馬超勒馬便回李蒙見王方如兩下傾日我與二位往刺死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超只欲不知馬騰在日無仇近日無冤如何救得我時生死不忘董超曰救你不得薛霸便舉起水火棍來望林冲腦袋上打來畢竟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于古高降聚義亭

英雄豪傑盡驚

將李蒙擒在馬上二人皆改不出賈誦之料原來馬超明知李蒙這趕却故意俄延等他馬近舉鎗刺來超將身一閃李蒙擗箇空兩馬相並被馬超輕舒猿臂生擒過去馬超乃五虎將之一此處應寫其英勇正為後文伏線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馬騰遂乘勢追殺大獲勝捷直逼隘口下寨把李蒙斬首號令李催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誦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口理會緊守關防由他搦戰並不出迎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商議回軍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出首家王與

智深不救林冲死

柴進焉能擅大名

人猛烈時馬淨得

相逢較藝論專精

擺開擒虎屠龍手

來戰移山跨海人

薛霸正舉榧子望林冲腦

上劈下來只見松樹後大

喝一聲跳出一個和尚曰

酒家在這林子裡聽你多

時便舉起禪杖來打兩個

公人林冲看時却是智深

連忙叫曰師兄切莫動手

劉範种邵外連馬騰韓遂欲為內應等情後來董亦被家所首李催郭汜大怒盡收三家老少良賤

斬於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門前號令馬騰韓遂見軍糧已盡勢不得不去○起義之兵却因食盡內應又

泄加一倍而沮前有孫堅後有韓馬為之一嘆只得拔寨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引軍趕

馬騰樊稠引軍趕韓遂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殺退張濟畢竟馬超樊稠去趕韓遂看看趕上相近

陳倉韓遂勒馬向樊稠曰吾與公乃同鄉之人今日何太無情國義不足以動之樊稠也勒住馬答曰上

命不可違韓遂曰吾此來亦為國家耳公何相逼之甚也先通鄉情樊稠聽罷撥驕馬頭收兵回寨讓韓

遂去了不提防李催之侄李別見樊稠放走韓遂回

甚也後說國義樊稠聽罷撥驕馬頭收兵回寨讓韓

遂去了不提防李催之侄李別見樊稠放走韓遂回

甚也後說國義樊稠聽罷撥驕馬頭收兵回寨讓韓

遂去了不提防李催之侄李別見樊稠放走韓遂回

甚也後說國義樊稠聽罷撥驕馬頭收兵回寨讓韓

遂去了不提防李催之侄李別見樊稠放走韓遂回

智深收住禪杖林和曰非我救李催大怒便欲與兵討樊稠賈詡曰目今人于他兩個之事都是高太心未寧頻動干戈深為不便不若設一宴請張濟樊尉使陸謙分付他害我智深扯出戒刀將索子割斷扶起林冲曰兄弟已聽知你被官司俺却無處救得你及打聽你斷配滄州酒家恐這廝路上害你便一路路跟將來見這兩個帶你入店去酒家也在那村店裡歇你五更出門時我先奔這林子裡等他兩個到來害你立好打他林冲勸

自是朝廷微有生意此等舉動比之李儒勸殺百姓農去了張濟此時亦當心變而李催郭汜自戰敗西涼兵諸侯莫敢誰何賈詡屢勸撫安百姓結納賢豪

樊稠猶知同卿之情李首於案下樊稠不念同事之情嚇得張濟俯伏於地李催扶起曰樊稠謀反故爾誅之公乃吾之心腹何須驚懼就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張濟自回宏

酒半闌李催忽變色曰樊稠何故交通韓遂欲謀造反稠大驚未及回言只見刀斧手擁出早把樊稠斬

曰既然師兄救我休害他性命智深喝曰不看兄弟面時把你們剝作肉醬你且扶我兄弟我擔行李四人出得林外望見一座酒店西個入店喚酒家擺酒

來公人問曰師父在那寺裡來智深笑曰你問俺時教高太尉來害我別人怕他酒家若撞見那廝教他吃我三百禪杖吃了酒出了店門林冲問曰師兄今投那里去智深曰酒家直

吐不想黃巾又起聚眾數十萬頭目不等劫掠良民黃巾與李郭等真是響應氣求有董卓餘黨應之上下大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催郭汜問是何人朱雋

曰要破山東羣賊非曹孟德不可從李流引黃巾操下文獨詳敘曹操事李催曰孟德今在何處雋曰見在東郡太守廣有軍兵若命此人討賊賊可就日而破也李催大喜星夜草詔差人賁往東郡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又寫出鮑信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與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人重地為賊所害此處了操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即用賊為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順不過百餘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操擡精銳者號為

送你到滄州去兩個公人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曹操自此威名日重據書報聽了叫苦也智深却住一輛輕車與林冲坐了智深押住背後要行使行要款便歡又將自己銀子一路賁酒肉與林冲將息行了十七八日將近滄州智深對林冲曰此去滄州不遠前路都有人家我如今和你分手取出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五兩與公人曰俺看弟兄而上饒你兩個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

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為鎮東將軍操在兗州招賢納士有叔姪二人來投操先來乃穎州穎陰人姓荀名彧字文若荀昆之子也舊事袁紹今棄紹投操操與語大悅曰此吾之子房也隱然以待高遂以為行軍司馬其侄荀攸字公達海內名士曾拜黃門侍郎後棄官歸鄉今與其叔同投曹操以為行軍教授荀彧曰其間兗州有一賢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問是誰彧曰乃東郡東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一人為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訪得他在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昱字奉

言罷叫聲兄弟小心拜辭去一驚超薛霸林冲行了一程望見官道上一個酒店三個入店坐下酒保並不來問林冲把桌子敲道店家好歇客見我是犯人便不來相看店家曰你們不知這裡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捕為柴大官人江湖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還有母曹鐵券尋一摺接天下住來好漢常囑付我們酒店如

人又薦乃當今賢士何不羅而致之或猛省曰吾幾忘却遂啓操徵聘郭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郭嘉薦光武滴派子孫淮南成德人姓劉名晔字子陽一人又薦操即聘晔至晔又薦二人一箇是山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寧一箇是武城人姓呂名虔字子輅一人薦曹操亦素知這兩箇名譽就聘為軍中從事滿寵官處共薦一人乃陳留平丘人姓毛名玠字孝先二人共薦曹操亦聘為從事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又自來乃泰山鉅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嫻武藝出眾命為點軍司馬一日夏侯惇引一大漢來見前所見皆先通姓名而後引見惟夏侯惇操問何人惇曰此乃陳留人姓

有配犯的人教他投我庄典名韋勇力過人嘗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
 上來我有資助他我若賣十人逃竄山中惇出射獵見韋逐虎過蒲因收於軍
 酒肉與你們吃得而紅他典韋來歷只在夏中今特薦之於公侯惇口中叙出好操曰吾觀此人
 就說你自有盤纏便不助容貌魁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為友報警殺人提頭
 你林冲聽了對公人說我在東京常聽人說柴大官直出關市數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兩枝鐵戟重八
 人名字原來在這裡我們十斤披之上馬運使如飛操即令韋試之韋挾戰驟
 前去投奔他便問店家曰馬往來馳騁忽見帳下大旗為風所吹岌岌欲倒眾
 柴大官庄上在何處店家軍士挾持不定韋下馬喝退眾軍一手執定旗桿立
 曰前而大石橋邊人庄院於風中巍然不動操曰此古之惡來也惡來助遂命
 便是林冲和公人行到橋為帳前都尉解上身錦襖及駿馬雕鞍賜之叔典韋
 邊見一所大庄院有四個字參差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謀臣武有猛將威鎮山
 庄客在棧橋上望林冲與有法乃泰山太守應劭往瑯琊郡取文曹嵩曹

庄客施禮曰相煩大哥哥報

但討黃巾不討李郭是重外而輕內不嵩自陳留避

與柴大官人知道京師有

去勒上先去取父是先私而後公也難隱居瑯琊當曰接了書信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

個犯人送配滄州姓林名

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百餘輛迳望兗州而

冲來見官人庄客曰少待

來道經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為人溫厚純篤向欲

通報了出來口請進林冲

陶謙差矣曹操何人結納曹操正無其田而必欲結納之那人知操父經

人見那人生得龍眉鳳目

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設筵宴款待兩日曹嵩

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鬚眉

要行陶謙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闓將部兵五百護

三十四五年紀頭帶一頂

送誰知為好反成怨曹嵩率家小行到垂費時夏末秋初大

皂紗麟角簷花巾身穿紫

兩驢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接入嵩安頓家眷

羅縐花袍腰繫一條玲瓏

命張闓將軍馬屯於兩廊眾軍衣裝都被雨打濕同

玉條環足穿一雙金線抹

聲怨張闓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們本是

綠皂朝靴林冲施禮拜拜

柴進問曰足下是誰林冲

黃巾餘黨勉強降順陶謙未有好處如今曹家轄重

黃巾餘黨勉強降順陶謙未有好處如今曹家轄重

荅曰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無數你們欲得富貴不難只就今夜三更大家
頭姓林名冲為因怒丁高砍將八去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財物同往山中落
太尉刺配滄州聞知大官草此計如何曹操討黃巾那知眾皆應允是夜風雨
人招醫納工故來相投柴未思曹嵩正坐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
進慌忙答禮曰小子失迎就被搗死曹嵩慌引一妾奔八方丈後欲越牆而走
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妾肥胖不能出當慌急與妾躲於廁中被亂軍所殺
光降賤地林冲答曰惶恐有曹操殺呂伯奢全家之報呂家應劭死命逃脫投
相投拜識尊顏夙生有幸害在一猪曹家胖妾亦一猪也
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客席袁紹去了張闓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
董超薛勳一派坐下柴進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後人有詩曰
便教庄客將酒來請人後曹操奸雄世所誇 曾將呂氏殺全家
堂分賓主坐定酒食擺在如今闔戶逢人殺 天理循環報不差
桌上勸了一巡酒庄客報富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報與曹操聞之與

口供教師來了柴進曰教
他進來相見林冲起身見
洪教師挺着棍子來到後
堂柴進便對洪教師曰這
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
頭林武師便是林冲便讓
洪教師坐洪教師便坐林
冲就下面坐了洪教師曰
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重
待配軍柴進曰休小覷此
人他是禁軍教師父如
何輕慢洪教師曰大官人
只因好習鑿棒往往流配
今聞明公以大丘臨徐州報尊父之讐所到欲盡殺
倒于地眾人救起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然
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軍洗滌徐州方雪吾恨家計
苗或程昱領軍三萬守鄆城范縣東阿三縣此二人為後來
徐州來夏侯惇于禁典韋為先
鋒操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以雪父讐
遷怒百姓當有九江太守邊讓與陶謙交厚聞知徐
州有難自引兵五千來救操聞之大怒使夏侯惇於
路截殺之後陳琳傲中以此罪操時陳宮為東郡從事亦與陶
謙交厚聞曹操起兵報讐欲盡殺百姓是夜前來見
操自前卷客店中一去陳官操知是為陶謙作說客
却無下落于此處補出
操待不見又滅不過舊恩只得請八帳中相見宮曰

軍人都來詐作鎗棒教師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
 來後庄上訪些酒食錢米義之輩尊父遇害乃張闔之惡非謙罪也且州縣之
 林冲並不假聲柴進曰人
 不可貌相休小覷他洪教
 師曰他敢與我比一套拳
 棒俺便說他是個真教師
 柴進曰且把酒來吃待月
 上來比試吃過了五七杯
 明月正上照見廳堂裡如
 同白晝柴進便教庄客取
 十面銀子來與公人曰相
 煩二位權把林教頭枷開
 了但有事務都在我身上

民與明公何嘗殺之不祥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
 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復來相見還是無理陶謙殺
 吾一家嘗嘗摘膽刺心以雪吾恨然則吾伯奢全家
 被殺又將商何人
 之別刺何人之公雖為陶謙遊說其如吾不聽何陳
 心以雪其恨耶
 官辭出嘆曰吾亦無回日見陶謙也遂馳馬投陳留
 太守張邈去了為後文使呂布
 攻徐州張木且說操大軍所到之
 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此段亦在
 陳琳檄中陶謙在徐州聞曹
 操起軍報雙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
 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眾官商議曹豹曰曹兵
 既至豈有束手待死其願助使君破之陶謙只得引

公人見了銀子把枷開了
 柴進又取一錠銀來重二
 十五兩進曰二位比試贏
 的便將此銀拿去洪教頭
 要爭這銀子就把條棒使
 個旗鼓喚做把火燒天勢
 柴進曰請林教頭較量一
 棒林冲曰太官人休笑便
 橫着棒使個撥草尋蛇勢
 洪教頭便使棒蓋將來林
 冲望後一退那洪教頭趕
 入一步提一棒又復一棒
 林冲看見脚步亂了被林

兵出迎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中軍豎起白旗二百
 大書報讐雪恨四字寫得如此聲勢讀書者至此為
 陶謙寒心又為徐州百姓寒心
 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揚鞭大罵
 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不欲結好明
 公故托張闔獲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于
 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
 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
 入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迎敵兩馬相
 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兵此
 亦天之不欲絕
 徐州百姓也陶謙入城與眾計議曰曹兵勢大難
 敵吾當自縛往操營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
 之命憂在百姓
 仁人之言未絕一人進前言曰府君久鎮徐